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憐並枕 涼風天末緣證斷釵

話說七月十六後，秋雨連綿，淅瀝之聲，竟日竟夜。荷生心中抑鬱，又冒了涼，便覺意懶神疲，飯食頓減。正在聽雨無聊，忽見青萍拿了一封信來，說是：「歐老爺差人冒雨送來，要回信呢。」荷生接過手來，覺得封面行書字跡，姿致天然，不似劍秋拘謹筆跡，因想道：「士別三日，當刮目相待。劍秋行書，日來竟長進了！」即拆開一看，第一行是《病中吟》三字，急瞧末行，是「杜夢仙呈草」五字。心中倒覺跳了一跳，便將那詩細看過：

徒勞慈母勸加餐，一枕淒清夢不安。

病骨難銷連夜雨，愁魂獨擁五更寒。

沉沉官閣音塵渺，歷歷更籌藥火殘。

漸覺朱顏非昔比，曉來鏡影懶重看。看畢，便問青萍道：「來人呢？」青萍道：「這是門上傳進來。」荷生道：「你去叫來人候一候，我即寫回信。」

青萍出去，荷生又看了一遍，方纔研墨劈箋，想要和詩，奈意緒無聊，便提筆寫了數字，疊成小方勝，用上圖章，命青萍親交來人，說：「四下鐘準到。」

此時已有兩下鐘了，青萍出去，荷生忙將本日現行公事勾當。恰好雨也稍停了，便吩咐套車，一徑向愉園來。

途間祇覺西風吹面，涼透衣襟，身上雖穿著重棉，尚嫌單薄。進了園門，只見黃葉初添，荷衣已卸。走過水榭，門窗盡掩，悄無人聲。便徑由西廊轉入春鏡樓。

聽樓上宛宛轉轉的嬌吟，便悄悄步入屋子，只聽采秋吟道：

「早是雁兒天氣，見露珠兒奪暑……」以後便聽不清楚，遂站在樓門下細聽，又聽見微吟道：

「門兒重掩，帳兒半垂，人兒不見……」荷生就說道：「果然，小丫鬟也不見一個！」紅豆向扶梯邊望下，微笑說道：「來了，上來吧！」

這裏荷生剛踏上扶梯，早見采秋站在上面。荷生便望著說道：「怎的不見數日，竟病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步上扶梯。見采秋穿一件湖色紡綢夾短襖，米色實地紗薄棉半臂，雲鬢半髻，煙黛微顰，正如雪裏梅花，比尋常消瘦了幾分，說道：「我也沒有甚麼大病，不過身上稍有不快。」

此時荷生已經上樓，便攜著采秋的手道：「你一病竟清減了許多！」采秋接著說道：「我覺你也清減些。」荷生道：「我今天也有些感冒。你的詩好得很，祇是過於傷感。我本來昨天要來看你，奈密折方纔拜發。總是這幾天的雨誤人。」采秋道：「這幾天的雨，實在令人發煩。」荷生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正要睡，他又響起來。」

正說著，祇聽得窗紙簌簌，起了一陣大風，就是傾盆大雨。電光閃處，一聲霹靂。那小丫鬟捧一碗茶，剛上扶梯，心一驚，手一顫，便弔下去砸得粉碎，不顧命的徑跑上樓來哭了。采秋、紅豆都愕然問道：「怎的？」那丫鬟，嚇得不能說話，半晌，纔說道：「茶碗給雷打了！」說得三人通笑起來。

紅豆道：「不要胡說，下去再泡一碗，好好端上來吧。」采秋說道：「難道屋裏祇有你一個人麼？他們通跑那裏去了？替我叫兩個來。」小丫鬟答應去了。

采秋便向紅豆說道：「這樣大雷，你替我到媽屋裏看看。再，水樹派的婆子、丫鬟通走開了，這回老爺來，竟沒人知道，你也替我查點一查點。」紅豆正要移步，采秋道：「等著。」就向荷生說道：「天快黑了，你的車叫他回去吧。」荷生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紅豆也下樓去。

采秋坐了這一會，覺得乏了，就向床上躺下，教荷生坐在床沿。荷生便問起採秋吃的藥。采秋向枕畔取出帖子，給荷生瞧，說道：「這地方大夫，是靠不住的，他脈理全不講究。」荷生道：「這地方也自不錯。」

正要往下說，卻來了兩三個小丫鬟。采秋申飭數句，那一個小丫鬟也沖上茶來。這一陣大雨過了，猶是蕭蕭瑟瑟的一陣細雨，雷聲轟轟，祇是不住。丫鬟們已掌上燈來。

荷生走出簾外，見一天黑雲如墨，便說道：「今晚怕還有大雨哩。」遠遠聽得履聲轉過西廊。望下一瞧，卻是紅豆披著天青油紬斗篷，裊裊而來。因吟道：

「雷聲忽送千峰雨，花氣澤如百和香。」

紅豆望著荷生，含笑問道：「開飯好麼？」荷生道：「我懶吃飯，有粥燉一碗喝吧。」紅豆道：「娘今日喝防風粥，早燉有了。」於是擺上飯，采秋勸荷生，用些佛手春。荷生也祇喝一小杯，啜了幾口防風粥。

采秋看著荷生兩頰通紅，說道：「你不爽快麼？」就將手向荷生額上一按，覺得燙手的熱，便說道：「我不曉得你有感冒，奇甚麼詩，累你兩地裏趕來，又傷了寒，怎好呢？」荷生道：「我也不覺得怎樣不好，躺躺吧。」

采秋忙替他脫去大衫，伺候躺下，把床實地紗薄棉被蓋上。自己向床裏盤坐，一雙兜羅棉的手，自上及下慢慢的捶。荷生委實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你也是個病人，我反來累你，怎麼好！」采秋道：「不妨。」於是采秋、紅豆合小丫鬟殷勤服侍。

一下多鐘，荷生汗出，人略鬆些，方纔睡下。雖離臺春小，巫峽雲封，而玉軟香溫，正不知病相如魂銷幾許。

到了四更，又是一場狂雨直打入紗窗來。一會，尚有那斷斷續續的檐溜。不想，醒來卻是紅日上窗，天早開霽。

荷生起來洗了臉，漱了口，吃了幾口防風粥，便說道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采秋不肯，荷生道：「我在此困好，但有兩樣不便：一來怕營中有事；二來我在此，你不能不扶持我。我見你帶病辛苦，我又心中不安，豈不是更加病了？」采秋躊躇一會，只不言語。荷生道：「你不用為難，還是走的好。」叫紅豆喚人，赴大營打轎。采秋也不好十分攔阻，祇是拭淚。

不一會，報說轎子到了，便向采秋道：「你不用急，好好保養。我回去，一半天好了，就來看你。」采秋忍著淚點頭道：「好好服藥。」便又硬咽住。荷生早起身來，采秋同紅豆，扶了荷生下樓，青萍接著上了轎，放下風簾去了。

采秋坐在樓下，祇是發呆。紅豆勸道：「這裏風大……」正待說下，賈氏已自進來，問道：「韓老爺是甚麼病？昨夜我打聽，你忙了一夜，辛苦了，該不要留他在此。」采秋一聞此言，淚珠便滾個不住，和賈氏委婉訴說一遍，上樓去了。從此更加沉重。

荷生回營後，也就躺下，一連五日不能起床。

看官聽著：情種不可多得！此書既有韋、劉做了並命之鴛鴦，復有韓、杜做個同心之鸚鵡，天下無獨必有偶，這話不真麼？

再說癡珠，這幾天為雨所阻，不能出門。他也悶悶不樂，祇得尋心印閑話。到了第四日下午，南風大作，雨更大了，前後院通是冥冥的。電光開處，閃爍金蛇。忽然一個霹靂，震得屋角都動。轉喜道：「久雨之後有此迅雷，明天定必晴了。」便欣然用過晚飯，向燈下瞧兩卷《全明詩話》，呼喚跟人伺候睡下。

癡珠連夜通沒好睡，這回料定明日必要開晴，倒帖然安臥，並四更天那般大風雨，也不知道。

到得次日起來，見槐蔭日影，杲杲搖窗，更自歡喜。忽見穆升進來回道：「李大人陞任江南寶山鎮總兵，顏大老爺接署大營中軍，也下札了。」癡珠凝疑道：「這一調動，李大人就要遠別了。」言下神氣頓覺黯然。

穆升不敢再說別話，癡珠就吩咐套車。用過早點，衣冠出門。先到卓然公館賀喜，然後向讓如衙門來。恰好李夫人晨妝已竟，便延入後堂，不免敘起分手的煩惱來。夫人道：「我們家眷是不走的。」

說著，讓如也回來了，一見癡珠，便說道：「我此會吉凶未卜，累累家口，全仗照拂。」癡珠就慰勉一番。擺上早飯，換了衣服，三人同吃。讓如道：「游鶴仙前天寄銀一百兩，我因得此調動信息，便忘了。」癡珠道：「他如此費心，教我怎好生受呢。」讓如道：「這又何妨。」癡珠道：「也罷，此款就存你這裏，再為我支出兩個月束，統託你帶到南邊，轉寄家中。」讓如答應了。

癡珠怕讓如有事，也不久坐，順路便向秋心院來。此時積雨新霽，綠陰如幄。南窗下擺四架盛開的木蘭花，芬芳撲鼻。

秋痕方立欄畔，望見癡珠，笑道：「我算你也該來了。」癡珠含笑不語，攜著手同人客廳。見秋痕穿件沒有領子素紡綢短衫，卻也大鑲大滾，祇齊到腰間。穿條桃紅綉褲，三寸金蓮，甚是伶俏。兩鬢茉莉花如雪，愈顯出青溜溜的一簇烏雲。癡珠便默默的領略色香，憑秋痕問長問短，總不答應。秋痕急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怎的做個啞巴，盡著瞧人，不會說話呢？」癡珠正色道：「華髮仞利，不落言筌。」秋痕笑道：「原來你參禪了，祇怕你這禪，也是野狐禪，不然便是打誑語。」說得癡珠吃吃笑起來。

恰好丫鬟送進茶來，癡珠放開手，吟道：「如今撒手鴛鴦，還我自在。」秋痕瞅著癡珠一眼，道：「你說甚麼？我卻是鴛鴦結牢鎖心頭哩。」癡珠笑道：「算了，不說這些。我且問你，這幾天好雨，你不岑寂麼？」秋痕給癡珠這一問，覺得一股悲酸，不知從何處起來，忍耐不住，便索索落落流下淚來。

倒教癡珠十分駭愕，說道：「怎的？」秋痕也不言語，半晌，起來拉著癡珠，咽著道：「我們裏間坐吧。」到了臥室，秋痕嗚咽的說道：「若非這幾天下雨。」祇說這一句，便向床躺下，大哭起來。癡珠不知所謂，見秋痕前是一枝初開海棠，何等清艷。這會卻像一個帶雨的梨花，嬌柔欲墜。正不曉得他肚裏怎樣委曲，自然而然也是淒淒楚楚。二人一躺一坐，整整半個時辰。

秋痕見癡珠為他淒楚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便拉了癡珠的手，重新又哭。癡珠見秋痕拉著他哭，知道是感激他意思，便想起秋華堂席間，秋痕兩番的灑淚。又想到：「秋痕，你有你的委曲，你可曉得，我也有同你一樣委曲麼？」癡珠一想到此，便似君山之涕、阮籍之哀、唐衢之慟一時迸集，覺得痛心刺骨，遂將滿腔熱淚，一一對著秋痕灑了出來，竟是一場大哭。

哭得李家的男女，個個驚疑，都走來窗外探偵。那兩個小丫鬟，祇站著怔怔的看。倒是秋痕，曉得外面知道了，轉抹了眼淚，坐了起來，勸癡珠收住淚，故意大聲道：「你嘔人哭了，你又來陪哭做甚麼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教跛腳舀了一盆臉水，親自擰塊手巾，給癡珠拭了臉。癡珠便躺下，秋痕喚小丫鬟泡上茶來。

又停了一回，秋痕見癡珠側身躺在床上，半晌沒有動彈。怕是睡著，便悄悄上來，叫了一聲。祇見癡珠撐開眼，歎一口氣道：「要除煩惱，除死方休！」秋痕不覺淚似泉湧，咽著聲道：「不說吧！」就同坐起來。

祇聽得檐前鐵馬，叮叮當當亂響起來，一陣清清冷冷，又一陣蕭蕭颯颯。飛塵撼木，刮地颺沙，吹得碧紗窗外落葉如潮，斜陽似夢。

秋痕向外間攬鏡，更細勻脂粉，梳掠鬢鬟。癡珠正襟危坐，朗吟東坡的《水調歌頭》道：

「我欲乘風歸去，祇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」

此際轉覺兒女俗情，卻被那幾陣大風，吹得乾乾淨淨，無復絲毫掛礙。便站起來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走吧。」秋痕牽著衣，笑道：「我今天不給你走。」就拉著手，仍向床沿坐下，噙著淚說道：「鬧了半天，我的話通通沒告訴你一句。」癡珠沉吟一會道：「你留我，我這會卻有我的心事！」這一說，把秋痕氣極了，將鬢邊一條玉釵拔下，就雙手向桌上打作兩下。癡珠要攔也攔不及。祇見柳眉鎖恨，杏臉含嗔，一言不發，就伏在床裏薄被上，哽哽咽咽的哭。

此時快上燈了，又刮了一陣大風，癡珠祇得扶起秋痕，含笑說道：「我不走吧。」接著說道：「我不是不肯在你這裏住，卻是怕住時容易，別時為難哩。」秋痕噙著淚說道：「住了再說。」於是癡珠笑道：「花開造次，鶯苦丁寧，我也祇得隨緣。」就喚跛腳進來，告訴他們叫車回去。

看官！你道秋痕目前苦惱，是甚麼事呢？原來秋痕，自見過癡珠之後，便思託以終身。他的爹媽也想秋痕看重癡珠，能夠來往，也免天天和秋痕淘氣。後來見癡珠灑灑落落的，便沒甚大望頭了。

十七這一天，錢同秀、馬鳴盛、卜長俊、胡翥、夏旒五人作隊從張家出來，便由李家門口經過。恰值狗頭出來，一見錢、馬，趕忙請安，邀請進來。

這鳴盛是花案頭家，自然到過秋心院。其餘卜長俊二人，都不過公宴中見面。同秀是五月初五見過秋痕一面，就也無怨無德。祇有狗頭肚裏，那曉得鳴盛是不喜歡秋痕的。卜長俊三人不過是闊篋片，祇有同秀是個有名的大冤桶，十分仰慕。如今有緣扳得進門，那一種巴結，無庸筆墨形容。卜長俊三人也曉得其意，便十分慇懃起來。同秀這個人，本是傻子，那裏曉得察言觀色，卻自答應了。幸而四下多鐘，五人通去了。

可喜天從人願，靠晚竟下起滂沱大雨來，一連三日，這些人自不能來了。秋痕算定，天一開晴，癡珠必來，又立定主意，教癡珠住了一夜，此圍就解，以後慢慢的好商量出身。不想癡珠一見面，就問他「這幾天好雨，你不岑寂麼？」在癡珠不過是句口頭話。在秋痕想來，一則像他平日喜歡兜攬，這冤無處訴；二則怪癡珠，全不曉得他的心事，竟然有此大相刺謬之語。所以百感俱集。以後癡珠又不許他住下，覺得天壤茫茫，秋痕一人，終久無個結局。所以痛入骨髓。如今癡珠住下。那一夜，枕邊吐盡衷腸，傾盡肺腑。

此時更深，月也上了，皎皎窺窗。癡珠歎口氣道：「你的心緒，我無所不知，祇是我留滯此間，是為著路梗，路若稍通，我便回家看母去了。我業經負了娟娘，豈容再誤！而且你媽口氣十分居奇，我的性情又是介介，異日怎樣歸結呢？」說得秋痕，又嗚嗚咽咽的哭了。癡珠難忍，祇得說道：「你的話，算我都答應了。」因吟道：

「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淚縱橫。」

眼枯即見骨，天地終無情。」又吟道：

「夜闌聞軟語，月落如金盆。」

口中高吟，心中十分悲憤。恰好那五更，風聲怒號，也像為他鳴盡不平一般。正是：

芳樹多陰，雨簾未卷；行郎有伴，接葉當秋。繁香如不自持，冷艷誰能獨賞？瑤琴楚弄，驚簾鉤鸚鵡之霜；嚼蕊吹花，作天海風濤之曲。歌脣銜雨，珍伊手底馨香；濁水清波，墮我懷中明月。媽熏蘭破，輕輕語碎羅幃；波旋翠寒，獵獵風呼綾扇。江上之青衫未浣，尊前之紅淚又斑。蠟燭銷魂，窗紗鏤影，豈傷心人別饒懷抱？知天下事各有難言！捧皎日之瓊姿，澀雌弦之蠹粉。天何此醉，我見猶憐。護持薄霧之裙，遊戲凌雲之筆。掃除一切，剛逢絕塞秋風；憔悴三生，莫問殘燈影事。

到了次日，癡珠的定情詩，是四首七絕，云：

揚州一夢已十年，猶有新聲上管弦。

最是獲花蕭瑟處，琵琶簾外雨如煙。

少小飄零恨已多，隨風飛絮奈愁何！

浮萍還羨沾泥好，淒絕筵前白練歌。

畫屏銀燭影搖紅，一片春痕似夢中。

安得護花鈴十萬，禁他枝上五更風？

敢將顏色說傾城，但解憐儂便有情。

夜合花開蓮子苦，殷勤還與記分明。

從此秋痕一心一意，屬在癡珠。不特生客不接一語，就是前度漁郎，也不許問津了。因癡珠說起，采秋帳條條有八字，就寫了「結歡喜緣，成鸞鳳友」一對，也親自挑繡掛上。其實前生夙孽，此世清償，煩惱無窮，得幾多歡天喜地？頻伽並命，也難比鳳友鸞交！正是：

愛極都成恨，情深轉是癡。

旁觀明似鏡，當局幾人知？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